

純
常
子
枝
語

仲
聯
題

純常子枝語卷四

萍鄉文廷式撰

漢書藝文志九流皆略有考見之書惟陰陽家者流則二十一家之書悉皆亡佚余嘗推九流之說蓋皆欲以治天下也陰陽家者流既與儒道名法並列則與數術六種之書必不相類班孟堅以爲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尋繹其說則明堂陰陽一篇乃古陰陽家之正宗也禮記之月令管子之幼官乃陰陽家之遺說也賈誼之五曹官制殆此類也其廣言之則以一代之興必秉五德由是而有鄒子終始

黃帝泰素諸書蓋皆欲以陰陽家言定一朝之制作也其所以異於兵陰陽家及數術六種者必繇於此章實齋校讐通義不得其故奮然改作敘例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云云夫推本於易已大非漢志原本官守之義且如此則與數術家何別歟章氏精於目錄之學何至此懵然不察歟

實齋校讐通義自是確有心得然亦有過於求深而不可從者如謂淮南鴻烈解當互見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余謂實齋若以淮南子宗述虛靜旨近老莊宜改部道家尙足自成一義若與雜家互見則必無是理雜

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卽道家亦何所不賅若可專指一家豈得復謂之雜乎若必使其互見則兼儒墨合名法者又可盡倭之互見於儒家墨家名家法家乎此特好爲異論而已

又云農家託始神農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艸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余按今時實齋所見者僅此若漢時古籍具存其言農事者當數倍於此必皆裁篇別出務求詳盡則近於類書非目錄家之學也

按目錄家不當有裁篇別出之說漢書偶有之者在當時

本各自爲卷非
劉班所裁也

文心雕龍章表篇云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
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
此可知錄略不能求備之故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引春秋內事曰陰宅以日奇陽
宅以月偶陰宅先內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內女子當令
偶乃吉陰宅內男子三人陽宅內女子二人此條可補
宅經之闕

梁僧慧皎高僧傳卷五竺道壹答丹陽尹書云且荒服
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

後集也按詳翔同音假借疑晉時論語別本翔或作詳
太平御覽卷六十三引論語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按
包注明言暮春者御覽不知何據若用修文殿原文則
河北本也

御覽一百九十二引禮記曲禮上曰登高不指城上不
呼登高今本作登城案下文言城上如上文是登城則
但言不指不呼足矣以此推之似作高義長

晉書藝術索統傳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疑晉時論語
別本有作斯害己也故統語用之

錢易南部新書己曰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卽

帝釋二字華梵雙彰帝是華言卽王主義釋乃梵字此字譯云能今言釋提桓因者梵呼訛略其正合云釋迦婆因達羅此云能天主餘如智度論釋按西洋人每稱天主能力義蓋出此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一云釋迦因陀羅釋迦能也因陀羅主也言其能爲天主又云釋百也迦施也因陀羅主也言昔百度設大施會令得作此天主故云百施主也

隋智者大師四念處卷一云復有人言天主是世界主始造吉凶滅時天還攝取

按此出大智度論中語已錄入前冊

唐澄觀華嚴疏鈔卷三十云帝釋弓者舊云法命主義
取帝釋以法敎命爲天主故今云其弓但一事耳

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不信地圓地動之說於天算
所得甚牴牾惟論回歷出於梵歷乃確不可易其言曰回

歷所用十二宮其名與象全同梵歷其名曰白羊金牛

陰陽

又曰夫婦

巨蠚獅子室女

又曰少女

天秤天蠍人馬

又曰弓

摩

羯寶瓶雙魚此十二宮名義原出大集日藏經曰昔在
殊致羅婆菩薩受龍王請始說十二宮及星象歷數其
他摩登伽經孔雀經宿曜經等往往說之回歷全據之
又回歷法周天度三百六十而無餘分每度六十分每

分六十秒微纖以下咸準之每宮三十度宮度起白羊
節氣以春分爲歲首推步七曜及羅計以七曜紀日不
用甲乙皆是梵法又唐書歷志云九執歷者出于西域
九執者梵歷中之一以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
蓋是瞿曇氏歷也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爲歷首
不用上元甲子回同西洋授時歷等皆據之其以二月春分爲歲首與回歷同
西洋並用之月有二十九日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歷
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朔策及日周分者印度諸歷回
算之疏密里差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
等之異故也
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爲時六時爲歲
印度諸國有六時三

時四時不同蓋如中南二竺大抵近乎赤道之三十度
 下春秋二分日在人之頭頂所以有三時六時三十度
 為相是即此耳宮又名相每宮三十度同西並用之歷學疑問補二以周
 歲日躔勻分三百六十度但彼以春分為太陽年第一
 月第一日其注云今回歷之太陽年既以春分為歲首
 則以仲春後半月為正旦又云然以其時春分正在白
 羊此即據宿曜大集等所說梵法也宿曜經云二月春
 分朔于時曜躔婁日躔婁也既隨太陽宿度以立正朔故知以節氣朔為朔回歷太陽年之法求太陽白羊宮第一道齊太陽在赤道最中景正赤道下之日中心行度者是也道齊太陽在赤道最中景正赤道下之日中月中日夜停氣和陰陽分庶物漸榮一切增長故梵
 天拆為歷元印度回回以春分為正旦其義如是大集日藏經云正月那

二合角宿滿

是故印度呼二月爲角月

此正月白羊之神主當其月

回歷蓋據之矣又回歷推步羅喉計觀以測交食此法亦起於印度羅喉支那翻曰障障日月義計觀譯曰旗表幟於蝕義是中印度之語而非回回西洋之語也回西支那皆非其本朔法則第因循守其名不能以標譯名故大集大日熾盛光等諸經攘災訣梵天火羅等宿歷之書並皆存梵語不翻轉之及回回西洋支那元以來之諸歷盡沿襲之不能復變改也又十二宮中磨羯宮亦存梵語餘悉譯以爲其邦語蓋其邦無其物不得以餘名當之可見已凡上數條歷法之肯繁而皆寫梵

法則回歷卽梵歷不曠如白日哉余按佛國所用卽婆羅門歷遠有淵源宜爲回回西洋之所宗矣

國朝康熙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上疏畧言臣祖默沙亦黑等本西域人自隋代來朝授官經一千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吉凶推算太陰五星凌犯

天象占驗日月交食卽以臣科白本進呈著爲例

見皇朝

文獻通考卷二百五十六

云云按千餘年之世官何以不見他書紀

載尙當再攷其言湯若望推算天象舛謬之事爲遺漏

紫炁及顛倒觜參羅計後紫炁雖竟不用

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

不入七政書後協紀辨方書仍添入

而羅睺計都遂依古法改正至乾隆

十七年 御製儀象攷成仍用古說觜宿在前參宿在後正用明烜之說則明烜於天象亦可謂能率由舊章者矣

京師崇文門俗呼爲哈達門或以爲海岱之誤非也元張思廉玉笥集宛平主簿騶馬歌自注云南馳至南橋越塹而過俯身就韁韁比及手已馳過樞密院街矣遂縱轡至哈達門而回哈達二字蓋沿元時舊語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三云元之南城周圍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卽金之故基也金之遺址尙在所謂土城關是也人呼崇文門爲海岱宣武門爲順承阜成門爲平

則仍元之舊也按元十一門有順成平則無海岱孫氏亦未能詳晰也順天府志以爲哈達大王所居之街故呼爲哈達門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證僅存史部詳覈可觀然書非

定本故遺漏尙多今就地理一類略補其目如楊華

徐州記太平御覽卷四十二西山記初學記卷八臨陵縣記初學記地部華

山記初學記卷五四夷縣地記御覽一百六十八郭仲產秦州記御覽

一百六十七郭仲產仇池記御覽一百九十七沅川記潮州記並見初學

記卷八南朝宮苑記御覽一百九十七兩引之皆其所遺也其

他攷證尙有疏誤不復覲縷

明劉錫玄掃餘之餘寄弟

夏己未

云時事至此而朝議之

參差主心之澹漠猶復如此賈生在今日當必匿笑嬉
怡不復作攢眉想況涕哭耶涕哭施于將然不必然之
際所以爲洛陽英少耳若事在不可收拾而尙以一定
之天意歸咎于築舍之羣謀達識謂何雖然若果具達
識而不肯以無聊之極思姑塞此一定之天意則從古
豈有冷腸之豪傑哉吾生平遇小小不如意常作忼慨
悲歌至今日而眼中意中覺得風恬浪靜景色任在叢
茅萃戟中不妨神通遊戲者前此痛罵狂禪不意駸駸
欲借狂禪作正果自亦不解此何祥也按明人理學大

半兼禪然亦朝廷政治驅之使然余嘗謂六朝佛學之盛亦由於士大夫禍難之多宋時政崇寬大則儒學眾矣錫玄字玉受萬歷丁未進士

光行之綫與聲行之綫略相似也然聲非養氣不傳而傳光之理則西人至今不能質言其故強名之以以脫而已余嘗謂大地之物皆本於地惟光則本於天人之性光與日同體非地上所有之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言性質之異也

春秋元命包曰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御覽人事部十六按在者察也此言腦能察物實開西學之先恩字從囟蓋

以此也余嘗謂人精在腦之言爲三代以前之通訓兒
字爲凶未合由字爲凶已死也凶从××者交午之象
也由从十十者數之終也其形則各值四方不相往來
也說文多三代以前古言古義不宜盡以經典所用繩
之

鹽鐵論相刺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
子盧召弓羣書拾補云棘子當卽箕子按箕子已見上
文盧說誤也莊子逍遙遊篇湯之問棘釋文引李頤云
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蓋殷之賢臣有棘子者故莊生
寓言及之也論語棘子成疑卽其後